



灵魂的色调 ——读一笑《蒲公英与云朵》有感

郑凌红/文

众所周知，诗不可译。诗是生活的色调，是生活的诗。然而，读女诗人一笑的新作《蒲公英与云朵》，我不由感慨：好诗歌不妨“千人千面”，耐人寻味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，是对它最好的诠释。

语法，作为诗歌的集体规则，在诗里常缺乏存在的理由。每个诗人都制定了个人且不可转让的语法，包括句法、书写规则、类推方法、正音法、语义学。诗人能在一定程度上根据情境改变同一个词的字面和语音结构。这样做不会限制诗的社会与世界价值，反而会将其价值推向无限。诗人的价值愈是个体化（作品愈有个性），其影响力愈是广阔，更能超越时间与空间。

诗人，也常是“预言家”。雨果的预言风格较为粗放，他认为诗的神谕作用在于预言，比如他在《天空》一诗中写道：“飞机将成为人与人之间和睦幸福的因素。”读《蒲公英与云朵》，我也有这样的感觉。

这种感觉，源于诗歌语言和情感的交互作用。这或许与性别有关，但主要在于个人经历。我相信，所有写作者，无论是诗人、散文家还是小说家，都能在文字中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对“世界”的看法。这个“世界”既是物质的，也是意识的。

从第一辑《凋落的石榴花》到第二辑《给世界的信》，从《消失的过程》到《提着一篮子冬天》，直至最后一辑《售卖中年》，她的诗展现了一种“清醒的乐观”。

比如《这样的时刻》：
这样的时刻被唤起，
我躲在荷叶、水稻和蒲公英中，
呵……谈起它们就让我充满薄荷香，
豆类饱满，蛙声清脆，
上天赐予我眼睛、鼻子、耳朵，
和一副随时会消失的珍贵皮囊，
时而在这里，时而在那里，
在这里时，我缤纷饱满，薄荷清香，
在那里时，我枯涩清瘦，浓烟笼罩，
噢……上天，
赐予我真实的灵魂，在这样的时刻。

按照王鼎钧的说法，一笑兑现了“文心无语誓愿通”。这本诗集中的诗，既展现了个人创作历程的起点，也可看作一段路程的小结。其中，写作技巧和写作初心各具特色。从写作技巧看，诗歌局部“各自为政、竞相争锋”，诗句对隶属单元忠诚，既能“单兵”作战，也能归顺“统领”。看似寻常，却暗合诗歌写作的“三段式结构”。好诗如水，生万物。

从人性和阅读倾向看，我们要求一首诗在个体感悟上前后一致、逻辑相连，摆脱单纯用修辞制造的体悟。因为人性的体悟是写作的根本——“修辞立诚”，要解脱对结构的传统束缚，走向整体正道。印象较深的有第三辑中的《我们朝前走》，与君共赏：

开水热了三回，又冷却，
世间却如此经用，
让我重复一次又一次。
如果可以，把今天多用几次，
让太阳重复升起，让花朵重复开，

让遗失的事物重新回到身边。
想到这些，我就变得贪心，
贪心多不好啊，
要知道舍去、放下、以往。
窗外的阳光均匀地落在每一片叶子上，
世间也均匀地给予每一个人。
我们都在朝前走，
去遇见不可知的明天。

我们常说，生活需要诗意。真正的诗意来自诗人的注视，通过她的眼，通感世界的眼。在一首诗中，起“四两拨千斤”作用的是讲述事物所用的“语调”，其次才是所讲的“东西”。所讲的“东西”在不同人眼中，体现了诗人对语言、语调、语感、语义的延展性和独特的个体“叙事经验”。在作者眼里，这些是万物的回响，也是具体的隐士、小姐、知音，尽管寂然无声，也是最好的存在。经由此，诗的生命才彰显出生动性和持久力。

当然，诗歌还有一种持久而隐秘的力量。正如鲁迅文学奖获奖诗人胡弦所言：“一个人写诗，可能既非深刻思考，也非对语言的警觉与感知，而是一种古老的爰恋。”

世间多少烦恼，
来来去去。情不知所起，
一往而深。不如纸上
相见，一片诗心，
与君一笑。



命运深处的光 ——读蔡崇达《命运》有感

王丽莎/文

“永远不要低估任何一位老人。她蹚过命运的河流，还能慈祥温暖地对你微笑，生命里定有诸多坚韧的力量，她已跨越过很多人生命。”

一本好书，如一道光，能引领读者照见生命本质，看清自己的来路与归途。蔡崇达的《命运》正是这样一束光。它以九十九岁阿太跌宕的人生轨迹为线索，写透了一个女人为改写命运付出的所有努力，更点亮了无数人心中的精神家园。

阿太自幼丧父，十五岁痛失母亲，一生孤苦，命运多舛，背负着“无儿无女、无人送终”的诅咒。然而，她在战乱中收养了三个孤儿，含辛茹苦将他们抚养成人。她种过红薯，做过苦力，历经离乱，扛过饥荒……她用乐观与坚韧抵御人生无常，用温暖和爱凝聚出生命最坚硬的内核。

阅读《命运》，我常泪眼婆娑。既为阿太的遭遇心疼，也为她生命中奔流不息的暖意感动。失去父母后，妹妹的关怀、丈夫的呵护、婆婆的引领，还有三个与她生死相依的养子……这些温暖善良的人，如缕缕阳光照亮她的路途，陪她度

过凛冽寒冬。在苦难中，她淬炼出一个朴素的生存智慧：“这世上最容易的活法，就是为别人而活。如果那人恰好也是为你而活，那么日子再苦，过起来也和地瓜一样甜。”这位没读过书的闽南阿婆，一辈子凭内心的善良活着，敬畏生命，心怀大爱，只懂得用具体的付出和务实的劳动应对艰难生活。她收获的温暖并非偶然，是真心与付出换来的真情，最终化作回馈生命的丰厚养分。

村上春树说，人生最重要的，是能否给他人带来一丝温暖。阿太的故事让我笃信：纵然身处泥泞，我们仍可选择用温暖滋养心灵、关爱他人。每一个善举，每一份关怀，都能为自己和世界增添一分美好与希望。

爱，是贯穿《命运》全书的血脉，更是阿太对抗苦难的脊梁。月光下，她强撑疲惫之躯，凝视着熟睡的妹妹与养子们，含泪立下誓言：“这世间除了眼前的苦，真真切切是有许多好的东西的。我就是死，也要让你们活下来！”这份炽热的爱，驱动她做出一次次艰难抉择：为养活一家五口人，她奔赴码头，如男人一般扛起生活重

担；为成全妹妹的未来，她无奈放弃夫妻团聚的约定；为回报婆家的恩情，她更是忍痛逼迫丈夫在海外续弦求嗣。然而，命运的回响竟如此残酷——最终等来的，是丈夫怀着对她至死不渝的爱，郁郁而终的消息……

“那些年，车马很慢，书信很远，一生只够爱一人。”在《命运》里，爱不是虚幻的浪漫，是具体而漫长的付出，是困境中为家人遮风挡雨的坚定，是以牺牲为代价的成全。这种爱跨越生死时空，纵使命运夺走亲人，也夺不走爱的传承。

多年后，垂暮的阿太再次目送命运的巨浪卷走她的三个孩子。但爱与责任，已如坚韧的根系，牢牢生长在孙辈们的生命里。站在百年沧桑的尽头，她笑对命运：“你看吧！谁说我不子无孙？我的孩子都来接我了。谁说我不儿送终？我孩子的孩子都在为我送终。”那些苦难的伤痕，终将铸就坚硬的铠甲；那源自命运深处的光，已化作人生中最丰厚的滋养。

萧红有句话说得好：“我不能决定怎么生，怎么死。但我可以决定怎样爱，怎样活。”这也是蔡崇达《命运》这本书的精髓。愿我们都能从这束命运深处的光中汲取智慧，找到支点——以坚韧为骨，温暖为血，爱为不灭的灯塔，在生活的惊涛骇浪中无畏前行，成为自己命运的掌舵人。

见天地万象，破语言执相 ——读胡弦《高原升起》组诗有感

解忧/文

《高原升起》组诗获 2025 年度人民文学奖。作者胡弦在获奖感言中谈及这组诗作：“这组诗，是我行走西部时，对所见风物的记录。那些风物令人难忘，即便离开很久，仍有‘何曾别’之感。无相，一直是我写作的追求之一。在诗歌中，无相不是虚无，甚至不是不着相，而是面对事物时语言的自由。”

胡弦的诗学理念与中国传统“相由心生”的哲思相契合。诗人行走在广袤西部，山河风物、古城遗韵不断撞击其心灵，万千实相转化为心灵之相。诗人将自我心境投射于天地万物，得以挣脱固化物象与刻板认知的束缚，让心灵在旷野中舒展、驰骋。诗歌语言也在心灵放飞瞬间突破束缚，获得自由。

对胡弦而言，辽阔苍茫的西部大地，不只是地理风景，更是向内求索的朝圣之路。正如他在《甘南洛克之路》中所写：“一朵云停留在扎尕那上空。‘你是谁？’‘我是个运送经书的人，手捧孤本，刚刚穿过年代间的裂缝，伫立在悬崖的石头之上。’”寥寥数语，写尽诗人穿越岁月沧桑、奔赴精神修行的历程。

组诗中诸多西部独有的风物意象，从视觉、听觉维度叩击人心，承载着诗人的哲思与

共情。在《库车印象》中，诗人写下：“古王国留下的寂灭感，是一个患有幽闭症的黄昏。而壁画里宁静贝叶捧着婴儿，像我捧着你的新生。”古老壁画的静谧形貌，不再是单纯景观物象，而是成为诗人内心情愫的载体，让视觉之相映射出心底隐秘的温柔幻想，唤起生命共情。

在孤寂感中，诗人语言不断生发，显现出能指的灵活性。“不会有人永远等在那里。流水变成了冰川；为了存在，它们消失过；为了永恒的存在，它们消失在歌唱后的寂静中。——是对自我的狂热阐释制造了沙。没有变成沙的变成了戈壁。”“阐释”在此物质化。“是倒叙在拯救叙述：一两沙，五两风，半个王朝的幻影。”把时间方向当作可操作、可拯救叙述的工具，而非客观存在。文字自我指涉，不是讲故事，而是倒叙让故事成为可能。

在《昌列寺听僧侣闭关》中，诗作哲思更趋深沉：“我的静坐一如一瞬，想起刚才饮茶，有人说，不要用有缺口的杯子，因为在象征的世界里那是乞丐用的，现在我就是那只有缺口的杯子，一道裂缝已经提前来到我心中。它经由我这个木讷的身体往哪里去？”杯子缺口，是具象残缺之相，更是诗人对自我生命、心境缺憾的坦诚审视。这一意象在鼓号齐鸣的念经

声中延续升华，器物残缺触动诗人心灵深处裂缝，在声音世界里，诗人对“无相”体悟愈发深刻。“大屋内鼓号又起，修行者要经由乐声这轰然大作的一瞬往哪里去？”诗人不禁领悟：或许修行者会通过乐声抵达另一个世界。

《克孜尔千佛洞》一诗，充分体现“无相自由”的诗学内核。这一理念与《金刚经》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的禅理相通。“风在洞窟里是沉寂的，像避世者。”风沙肆虐的西域大地，藏着一处寂静无声的佛洞，如同喧嚣尘世中静默修行的隐士，让诗人瞬间产生强烈代入感，生出“如此安静，像时间那样，无声无踪地和自己脱了节”的感慨。诗人继而不断向内拷问：“祈祷，唱经，默想，有人把它们画下来，它们就开始消散。”世人执着于描摹、定格具象法相，却不知有形之相终会消散，万象虚妄无常。凝望洞窟壁画瞬间，诗人幡然醒悟：只有这些造像收走了风声，只有那根轻盈飘带，像风的起源。

胡弦笔下的“无相”，并非摒弃万物、空洞虚无，而是不执着于事物表象形态。以本心映照万物，借风物安放自我，在与天地山河对话中破除形相桎梏，实现心灵解放与语言自由，这便是《高原升起》最动人的诗性哲思与精神内核。

万物皆是诗 诗非寻常

——辛波斯卡诗集
《万物静默如谜》读札

沈文军/文

我有一个习惯，喜欢阅读风格各异的诗集。为此，我从书架上找到辛波斯卡诗集《万物静默如谜》。她的诗叙事理论，多半直截了当，鲜用意象。有人质疑她取材通俗、流于平凡，却不知这正是她诗作坦诚直率的重要特征。

辛波斯卡 1922 年生于波兰小镇布宁，8 岁时移居克拉科夫——波兰南方的大城市，直至 2012 年 2 月 1 日去世。她被誉为当代最迷人的诗人之一，享有“诗界莫扎特”的美誉。1996 年，她获诺贝尔文学奖；2001 年，成为美国文学艺术学院名誉会员，这是美国授予杰出艺术家的最高荣誉。

诗集《万物静默如谜》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，全书共九辑，分别是《呼唤雪人》《盐》《一百个笑声》《可能》《巨大的数学》《桥上的人们》《结束与开始》《瞬间》《附录》，由陈黎和张芬龄翻译。

辛波斯卡认为，诗人应从现实主义取材，没有什么“不富诗意”，也没有什么不可入诗，所以她的诗歌内容极为广泛。比如她写日常生活：“用颤抖的双手绑紧，系牢/鞋带，扣环，粘带，拉链，扣环，/皮带，纽扣，袖口，领口，领带，扣钩，/从手提袋，口袋，袖子抽出一条突然用途大增的/压皱的，带点的，有花纹的，有云格的围巾”（《衣服》）。她通过对衣物材料的分类与人物在不同场合穿脱的描绘，甚至以人因此得病的笔触，表达对人类过度包装的调侃，风格如漫画般突兀。

同样，她写沙子也如人们“从一粒沙看世界”，但她要告诉人们，“沙”和“粒”是人们的命名，并非其自称。“没有名字，它照样过得很好。不管是一般的，独特的/永久的，短暂的，谬误的，或贴切的名字”（《一粒沙看世界》），体现出微观视角下的宏大哲思。

她写婚姻，如《幸福的爱情》，理性地质疑：“幸福的爱情。是正常的吗？/是严肃的吗？是有益的吗？/两个存活于自己世界的人/会带给世界什么好处？”《金婚纪念日》则冷静叙述一对夫妻从相遇至磨合，直至“怀里拥着的只剩空气”的历程。

她写天空，如《在一颗小星星下》，以谦卑态度反思人类认知局限：“我为称之为必然向巧合致歉。/倘若有任何谬误之处，我向必然致歉。/但愿快乐不会因我视其为已有而生气。/但愿死者耐心包容我逐渐衰退的记忆……”

她写动物，如《颂扬自我贬抑》，描绘各类动物、昆虫的品性：“秃鹰从不认为自己该受到惩罚。/黑豹不会懂得良心谴责的含意。/食人鱼从不怀疑它们攻击的正当性……”诗中罗列种种自然界的生存法则，指出“无愧的良知”在兽性征兆中“排行第一”，冷静揭示弱肉强食的面貌。

她写自然，如《与石头交谈》，通过对话形式，探讨人与自然认知的界限：“我敲了敲石头的前门。/‘是我，让我进去。/我想进到你里面，/四处瞧瞧，/饱吸你的气息。’”

她写战争，如《希特勒的第一张照片》，不追溯其结局，而从童年天真出发，以“可爱的小天使，妈咪的阳光，甜心宝贝”等描绘，将男孩为何变恶的思考留给读者。

此外，她写乌托邦、博物馆、语言悖论、履历表等，以冷静而讽刺的笔触，切入时间、身份、存在等命题。为此，我写了两首诗：

致辛波斯卡

让甲虫驮起石头，让沙粒飞向天空
这样的梦境，在履历表里吞下安眠药
让“喜悦的写作保有力量”
让“人类之手的复仇”穿上战争的外衣
我抽出新生的手臂
在深思熟虑的灵感中
撑起浮生的竹竿
竹竿鞭打着《桥上的人们》
而我在《骤雨中的茅桥》
与你《一见钟情》

和辛波斯卡一起朗诵诗歌

写完读札，我拿起辛波斯卡的诗朗诵
我们坐在《一颗小星星下》
太阳正高，丝瓜悬在空中
我在堤坝上看江水滚滚
渡船繁忙，一艘接一艘驶过
“我为称之为必然向巧合致歉”
“尊严啊，请对我宽大为怀”
我们写《履历表》
写着写着，就写成了
《一见钟情》

合上诗集，辛波斯卡的诗句仍如低语萦绕。原来，真正的诗不在远方，而在于以赤子之心注视万物，在看似沉默的生活褶皱里，照见存在的重量与微光。